四書經註集證

論三本 四本

漢書門
類 八六一一
號 一三
函 六
架 二三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八六一一
號 一三
冊 二三
函 二七七
架 一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11
冊數 23 (7)
函號 277 170

七

英廿三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

易繫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禮郊特牲君之南面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為友又樂正子輿與子桑友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子輿入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我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

父母豈欲我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山木篇孔子問子桑曰吾再逐于魯伐樹于宋削跡于衛窮于齊楚圍于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曰子獨不聞假國名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若若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史記列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歸于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楚威王聞其賢使使厚幣迎之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毋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宜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家語後序孔子家語者昔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者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聞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名之曰孔子家語凡屬文下辭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叙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有優劣使然也按今所傳家語凡十卷共四十四篇世稱王肅本云說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

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馬牛故仲弓曰太簡纂箋按家語無其文集註誤也同人道於牛馬句亦非孔子所譏

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宇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

按甲十干之首始也乙十干之次屈也昔黃帝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謂之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枝一幹相配以名日後人或借以分別人物次第如漢世制科有甲科乙科丙科之目法律則有令甲令乙令丙之篇師古曰猶言第一第二也故集註亦借以分別所怒猶云怒于此人者不移於彼人耳

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

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

家語顏子年二十九而髮白王充論衡書虛篇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問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

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云　按論衡此說本不可信今姑錄之以爲顏子早夭之證

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

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易繫疏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見孟子萬章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

廣韻妍美好也方言自關以西謂好曰妍陸機文賦妍媸好惡

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萬物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

禮禮運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周子太極圖說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智矣

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

禮禮運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聖人所以治人七情舍禮何以治之四書通陳氏曰喜愛欲三字有淺深喜方

見于顏色愛則心中好之欲則貪意直注于彼必欲取將來矣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閒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按自或曰至此伊川先生十八歲時在太學作顏子所好何學論胡安定爲國子直講試諸生得先生此論大驚異召處以學職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爲並去聲

〔說文〕粟不子也嘉穀之實也粟之言續也江東呼爲粢〔爾雅〕翼古以米之有殼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或云粟即稷也〔春秋說題辭〕粟五變生爲苗秀爲禾三變而實謂之粟四變而米五變而蒸飯可食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考工記〕㮚氏改煎金錫爲鬴釜同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鐘之宮陶人爲庾實二穀厚半寸脣寸或云陶人之庾是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實異〔儀禮聘禮〕十斗爲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乘〔類老〕鄭注江淮之閒量名有爲籔者古文籔今文逾也又集韻作㪷注云㪷器受十六斗是庾也籔也逾也㪷也乃字書之轉其義一也〔孔劒小爾雅〕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半升掬四謂之豆四升豆四謂之區一斗四升區四謂之釜六斗四升釜二有半謂之鍾一斛六斗籔二有半謂之缶四斛缶二謂之鍾八斛鍾二謂之乘乘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

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

家語弟子解原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衞韓詩外傳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楷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于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

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詳里仁章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周禮地官大司徒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按此兼鄉遂言之鄰里爲遂之起數鄉黨則鄉之盈數也

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

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犂雜文

〔廣韻〕犂牛駁又或作黧正韻黑而黃也〔周禮地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按毛者色之純也尨雜也即所謂犂也祭祀之牲貴純而賤雜

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

〔書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禮檀弓〕夏后氏尚黑牲用元殷人尚白牲用白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

〔禮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春秋成公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

〔周禮春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陵川澤　按祭山川之儀其瑞用璋邸射見春官典瑞邸本也射音石剡也瑞有邸而剡其上也其服用毳冕見春官大司樂鐘舞大夏見春官大司樂其鬯用秬見春官鬯人

仲弓父賤而行惡

〔家語〕仲弓生于不肖之父吏　訂弟子列遺仲弓父賤人

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范氏曰以瞽瞍詩萬章爲父而有舜以鯀詳萬章爲父而有禹詳下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

漢書樊酈傳贊仲尼稱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孚書類善也左傳魯申繻論命名之義曰取於父爲類則所云世類者乃父子同善之意

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

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

揚子法言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

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

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

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

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爲去聲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

家語弟子解子騫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史記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說苑閔子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母嫉損冬月以蘆花衣之其所生二子衣以綿絮閔子爲父御車體寒失轡父責之損不自理父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遂止後母感悔亦成賢母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辭詩外傳閔子始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之對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觀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家語閔子居親三年喪畢見夫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君子也論語類考家語記閔子爲費宰問政于孔子孔子告以德法御民之語傳記漢儒所增不可盡信多類此

費季氏邑

按左傳魯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襄七年季孫宿嗣文子爲政季氏漸强時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娶于南遺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爾役故季氏城費後南氏以費畔公山弗擾亦爲費宰又與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入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勾須樂頎伐之遂墮費元和郡縣志費古費國也隱公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後爲魯季氏之邑論語類考費本姬姓之國文武之後伯爵也或云魯懿公子大夫鄧伯之邑僖公以賜季友取爲私邑故去邑爲費耳

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

四書釋地會氏曰汶有青州之汶有徐州之汶論語在汶指徐州言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與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至安丘入維者別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在齊南魯北今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有閔公山世傳閔子避召處元和郡縣志兖州乾封縣汶水源出縣東北原山西南流經縣理南去縣三里又有北汶贏汶柴汶牟汶浯汶述征記曰泰山郡水皆名汶按今縣界凡有五汶皆源別而流同也

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巳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

齊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

家語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尸子]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義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辯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我以六子自厲也[通考]孔子爲魯司寇以冉耕爲中都宰

有疾先儒以爲癩也

[論衡刺孟篇]夫子不王顏淵早天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淮南子精神訓]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回夭死季路葅于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廹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韻會]癘亦作厲又作癩

牖南牖也

[說文]牖以木爲交窗也徐氏曰但穿明則爲窗牖者更以木爲交櫺也古者一室一戶一牖又曰在牆曰牖

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

[禮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鄭註]外內埽爲賓客來問病也東首北牖下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爲北墻下[孔疏]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

而視之儀禮士喪禮堂中北牆謂之墉仁山金氏曰牖當作墉蓋室中北墉南牖墉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爲壁雖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牕名牖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

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侯氏曰

四書考信侯仲良字師聖河東人父道濟娶程珦女仲良呼二程爲舅氏從之游入欲館仲良者仲良見其家壁垂佛像凡積佛書卽去之朱子稱其學淸白勁正

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簞音單　食音嗣　瓢音洛

言巷里之巷也太平寰宇記陋巷在曲阜縣城西南二里孔子廟北二百步

簞竹器

禮書簞笥飯器也圓曰簞方曰笥皆竹器雖方圓有異而共爲一物舉其類也

食飯也瓢瓠也

本草瓠之小者曰瓢周禮春官鬯人祭門用瓢齎註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爾雅壺瓠之甘者詩甘瓠纍之然與匏不異但當以大小長短甘苦爲別耳類考全用匏而竅其蔕者爲瓠剖匏而用其半者爲瓢

顏子之貧如此

韓詩外傳孔子嘗謂回曰家貧居卑何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于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好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終身無患

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同者其至乎

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詩邶風終窶且貧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宋史道學傳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號濂溪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介于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胷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教養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學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嘉定十三年賜謚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

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

周禮天官太宰儒以道得民揚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韓非子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弓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閒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

隋圖宇圖夏禹七代孫芒封公子武于此建國今武城北十里有故城四書考按武城有南北北武城屬東昌府南武城即今嘉祥縣隸兗州府今觀南武山澹臺山澹臺河俱在嘉祥則嘉祥爲南武城明矣日知錄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正義云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縣名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隸趙而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子羽傳次曾子但曰武城省文耳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家可見武城之即爲南武城也

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

家語弟子解滅明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然諾爲名仕魯爲大夫左傳哀公八年吳伐魯從武城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吏記弟子列傳子羽狀貌甚惡夫子以爲材薄荀子家語以爲子羽有君子之姿史記以爲形惡而者相反未知孰是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夫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博物志滅明齎

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乃左操璧右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于河三投輒躍出子羽乃毀之而去示無悋意又曰子羽子弼死于江弟子欲收葬之子羽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遂不收葬家語弟子行篇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行於已是滅明之行也

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

廣雅徑斜道也釋名小路也禮祭義道而不徑離騷夫惟捷徑以窘步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三年大比興國中之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鄭康成註謂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又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若歲時祭祀州社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教法如初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敬任恤者

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

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

史記甘茂傳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苟賤不廉聞於世

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

左傳杜注孟氏族也字反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之反子琴張相與友詳子罕琴張傳

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

馬融曰殿在軍後前曰啟後曰殿司馬法謀帥篇前驅啓乘車大震倅車屬焉大震即大殿也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帥諸侯會齊師于平陰齊師遁連大車以塞隧而殿又二十三年齊伐衞衞大殿

策鞭也

左傳杜注策馬檛也說文鞭驅也

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

左傳哀公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子勇侯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孫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郈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八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伯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郈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嬰僅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左傳桓公五年君子不欲多上人則人欲日消

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

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祀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皋疾

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山才

左傳魯定公四年春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篋大非也且夫祝乃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于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將盟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鮀私問于萇宏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宏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命于周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倫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鄙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放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

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宏悅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

朝宋公子有美色

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杜注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論語類考按左傳朝有美色仕衛爲大夫有寵于靈公衛太叔疾娶其女朝通于靈公嫡母襄夫人宣姜及其夫人南子懼與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朝出奔晉自晉歸宋靈公復爲夫人召之

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釋名戶護也所以護閉塞也六書精蘊室之口曰戶堂之口曰門內曰戶外曰門一扉曰戶兩扉曰門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

玉篇史掌書之官慶源輔氏曰史如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世衰道微習于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

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

禮王制班白者不提　孟鄭注雜色曰班

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

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

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

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

韓詩外傳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漳汸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此智者所以樂于水也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此仁者所以樂于山也

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易繫辭動而不括足以出而有獲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列國興廢說齊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商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爲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爲齊侯二十八傳至康公卒田氏卒有齊國史記初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速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漢書地理志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甾川東萊琅琊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太公以齊地負海爲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民輻輳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即古營丘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脩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列國興廢說魯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佐文武成王

有大勲勞于天下成王命爲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于曲阜分以寶玉大弓而俾侯於東三十五傳至頃公爲楚所滅更記初伯禽封于魯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寖弱矣漢書地理志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今山東兖州府曲阜縣旧魯所都地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使工爲之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

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强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

魯齊王氏曰閔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爲政制國爲二十一都註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脩兵甲作內政而寄軍令生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蓋期年報政此所謂尚功也　按史記太公自言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又曰尊賢而尚功則從簡尚功之治原本於太公

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唯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

〔周禮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豆矣〔鄭註〕觚當作觶〔賈疏〕禮器制度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韓詩外傳〕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四書輯要〕觚銳下方足漆赤中畫青雲氣通飾其巵口徑四寸中深四寸五分底徑二寸六分今改圓足夫子所以有不觚之歎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以有稜角故謂之觚〔陸士衡文賦〕或操觚以率爾馮厚齋曰觚爲酒器見於禮經爲木簡見於急就章乃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作蘠〔廣韻〕凡物有廉角者曰觚稜〔班固西都賦〕上觚稜而棲金爵

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

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

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釋名〕井清也象泉之清潔者也〔易傳〕井通也物所通用也〔世本〕伯益作井〔及冢周書〕黃帝見百物始穿井通典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于中

劉聘君曰

〔宋史隱逸傳〕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强學踰冠以鄉舉詣大學時蔡京用事禁挾元祐書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勉之聞其從程頤游遂易學遂師事之已而見劉安世楊時請業焉即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于世興劾憲劉子翬曰以講論切磋爲事絕與閉中書舍人呂本中疏其志業行義以聞特召詣闕奉檜方主和勉之知與檜不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皆敬慕與交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得道自勉之始紹興十九年卒年五十九

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尹子九藥篇]汗漫曰道之賢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

列女傳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夫人曰始妾以衛獨有伯玉耳今衛復有與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蘧曰善哉遂語夫人以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于知人[繹史]按夫人即南子列女傳列此于仁智而別記南子于嬖孽則此夫人蓋在南子前

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蒲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

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

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註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

爾雅釋言矢誓也書盤庚曰矢言詩衛風永矢勿諼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按崔齊崔杼也慶慶封也莊公既弑之後崔慶二人當國故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此盟

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子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

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

素問痺論篇黃帝曰痺或不仁其故何也皮膚不營故爲不仁痿論篇黃帝問曰五藏使人痿何也岐伯對曰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發爲肉痿帝曰何以得之岐伯曰有漸于濕以水爲事若有所留居處相濕肌肉濡漬痺而不仁發爲肉痿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

書禹貢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爾雅釋地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郭璞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閒曰兗州

齊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卽青州周禮夏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兖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幷州按九州之名始於顓頊舜時肇十有二州蓋唐虞都冀地壤最闊故分出幽幷二州又分青之東北爲營州夏時復爲九州卽今禹貢所載是也爾雅九州無梁青而有幽營蓋梁山多險阻故合梁於雍青營仍復爲一州而從營之新號此殷制也周禮無梁徐而有幽幷徐地隘故青兼之梁則仍合於雍冀則仍分爲幽幷此周制也明齊王氏曰淮沂與大野在禹貢爲徐州之川澤而職方之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兖州其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兖也又華陽在禹貢爲梁州之山璆鐵砮磬爲其貢而職方之豫州其山華山雍州其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也此周之九州與禹貢異也薛氏曰職方以青兖包徐故青州多入禹貢之豫兖州多入禹貢之青徐冀州多入職方有冀而又有幽幷故幽州多入禹貢之雍大抵周以夏之冀爲三以餘八州爲六勢不能如禹舊耳

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無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

按通鑑外紀及呂氏春秋神仙傳老彭者商賢大夫也姓籤名鏗帝顓頊曾孫陸終氏之仲子也顓頊娶鄒屠氏女生卷章卷章妻曰女嬌生黎及回黎與回代爲祝融于高辛之世回生陸終陸終娶鬼方氏女是謂女嬇孕而不育三年啟其左脇三人出焉啟其右脇三人出焉其第三曰老彭封于韓大彭之墟卽彭城也至殷之末年七百有餘歲而不衰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故曰老彭云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爲事及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古籍或云老彭曾爲帝

堯臣又案注言老彭不一包咸曰商賢大夫即彭祖也王肅曰老老聃彭彭祖也夫子稱老彭目其老壽記其封國老彭即彭祖審矣邢昺曰一云即老子也所據者世本史記也世本云姓錢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史記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曰老子爲柱下史老彭老子非一人而何考諸經傳無彭祖述古之文而夫子答曾子問一曰吾聞諸老聃再曰吾聞諸老聃論語竊比之老彭即禮記問禮之老聃初非二人斷可知矣然而應世之跡忽然殊異在堯時則爲顓頊之元孫歷虞夏至商末而往流沙年八百而壽未終史所謂受封彭城殷末世而滅者是也既而復出于周世爲柱下史見周之衰復出關往流沙史云百有六十歲或二百餘歲者是也此一人者虞夏商周之際神奇幻化出沒無常吾夫子既目擊而親承之矣于述古則曰老彭于問禮則曰老聃一人而兩稱之所以志也此文之互見者也

見大戴禮

矢戴禮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附愼袍褐也行不越境　按漢宣帝時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于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德乃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

蓋信古而傳述者也

揚龜山集或問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荅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杜道堅老子註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爲多如經中凡我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述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皆是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稱述而不作竊有比焉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魯哀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

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晉書儒林傳）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

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禮樂記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書仲虺之誥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易繫辭日新之謂盛德書仲虺之誥德日新）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

周禮春官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受之列子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夢想自消　按史記尚書及韓詩外傳墨子世史類編周公名旦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旦居其四旦爲子孝篤仁異於羣子文王世在以國事邑之於周故詩有周南之風及武王卽位旦嘗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有天下後封公於少昊之墟曲阜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二年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公乃設三壇北面立植璧秉圭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於是卽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公喜藏其策金縢匱中誡守者弗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公位冢宰乃踐阼攝政代成王當國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於是避居東土三年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公所自爲躬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乃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公相成王使伯禽代就封於魯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强記守之以淺者貴夫此六者皆謙德也伯禽之魯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乃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寧淮夷東土三年而後定成王長公反政於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周公恐成王壯冶有所淫佚乃作多士無逸諸書以誡之時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悅時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而來獻白雉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神靈致薦於宗廟使者還迷其歸路周公錫以輧車五乘皆爲南向之制使者載之期年而至其國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我不敢離成王公旣卒成王亦讓葬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

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

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閒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據音倨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書咸有一德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書旅獒玩物喪志按書云喪志者作爲無益以溺其心此云適情者觀于小道以博其趣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詳大學序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亘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書畢命克勤小物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閒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禮檀弓〕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少儀〕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執脩以將命〔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境內〔論語類考〕傳記所謂束脩皆泛交之辭非專指弟子見先生之禮惟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筐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天祿載餘漢書鄧后紀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註以約束脩整釋之又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鄭均傳束脩安貧劉般傳束脩其行皆是此意附錄以備一解

脩脯也十脡爲束

〔說文〕脩脯也脯乾肉也〔釋名〕脩縮也腊脯乾燥而縮也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周禮天官〕膳夫肉脩〔註〕加薑桂煅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謂之脯〔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膴腊脯胖之事〔註〕薄析曰脯〔儀禮〕脯一脡長尺有二寸韻會屈曰脡伸

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詳孟子周霄章〕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禮曲禮〕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玉篇〕隅角也廉也〔大雅〕抑抑威儀惟德之隅〔禮儒行〕砥礪廉隅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調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

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

禮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檀弓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又伯高死于衛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疎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又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之哀

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合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

周禮夏官凡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皆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白虎通三軍篇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書牧誓疏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一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出一軍

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詩小雅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春秋運斗樞星精散爲虎說文虎山獸之君風俗通虎者陽物百獸之長格物論虎一生止一乳一乳必雙所謂虎不再交是也死必葬木及巖石未嘗仆地淮南子虎嘯則谷風生本草衍義風之從虎者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安得不從故嘯則風生

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敎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閒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

按鞭策箠皆馬檛之名說文所謂驅馳者也古者用革以扑罪人亦以驅馬故其文從革書曰鞭作官刑此則施於民者也左傳左執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則施於馬者也其後以竹代革故策箠二文並從竹蓋因驅策箠擊之義立名也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入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朝士掌外朝之法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條狼蓋下士故以爲賤

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愼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

〔禮祭統〕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

〔左傳〕皆陳曰戰〔疏〕戰者共鬬之辭彼此成列灌無所施故爲各得其所成敗決于志力者也〔禮記〕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

左傳昭公元年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四氣調神大論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與萬物沉浮于生長之門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公孫尼子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饋匱過猶盡也飲酒不醉醫曰是良醫也

皆不可以不謹也

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漢書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于景公與齊太師語

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嬰兒挈壺方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

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

說文脊雜肉也腌漬肉也膰宗廟熟肉也釋名熟肉有骨者曰脊大臠曰胾周禮註肉帶骨曰脊純肉曰胾樂記論倫無患樂之情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又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又情深而文明

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去聲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

左傳定公十四年初靈公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不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戒子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以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哀公二年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郢固辭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使太子絰入入哀絰爲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十二年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請之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十五年蒯聵在戚使請于其姊孔伯姬而謀入國遂如孔氏迫孔悝逐輒輒奔魯蒯聵立是爲莊公十六年莊公使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之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十七年晉趙鞅召衛侯衛侯辭以難趙鞅圍衛齊救之乃止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

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又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故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門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入于戎州巳氏初公自城上見巳氏之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既入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巳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衛人立公子起十入年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二十五年輒爲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比鞿而登席公怒褚師出公戲其手曰必斷而足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剪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又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譟以攻公公乃出適城鉏二十六年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遜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遜于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遜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君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于何有後輒復奔宋卒于越

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二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

史記列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

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吾衍閒居錄憑夷齊之弟一曰異母弟見烈士傳　或云名遠字公望

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

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猶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

路史始叔齊之遜夷也固以夷長而當立也曰無兄弟之義何以爲國夷以爲叔齊父之所命也曰無父子之義又何以爲國爰與俱去一遜而兄弟之倫正再遜而父子之義立可謂求仁而得仁矣

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賈誼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　枕去聲樂音洛

釋名枕臥所以薦首者也　按衾枕之枕上聲詩角枕粲兮之類是也以首據物曰枕去聲此曲肱而枕之是也　雲見孟子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

詩召旻箋疏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孔疏其法在九章算術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丹鉛總錄侍御米之細者窮于

御言其可
御於君也

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

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釋名易變易也帝王世紀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漢書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代歷三古周易正義伏羲重卦周公作爻辭此說與帝王世紀不同又孔子作十篇亦曰十翼今按伏羲始於三畫以成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皆有卦無爻文王于卦名下繫之以詞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孔子作彖傳所以釋彖辭之義也周公作大象以斷一卦之吉凶又于爻下繫之以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孔子于爻辭下作傳以釋爻辭之義所謂小象者也又十翼者上經之彖傳一下經之彖傳二上經之小象三下經之小象四繫辭之上傳五下傳六乾坤之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也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

纂箋金氏曰舊來經書無印本太學傳士兼立諸家之本學者所在傳寫自五代唐明宗長興以來國子監始有版本然與開元本已微有不同開元本明皇所定有司所寫已與占文不同自來民間傳寫本猶有存者故劉忠定尚得見他論

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

太平寰宇記魏州元城縣古沙麓地宋史列傳劉安世字器之魏人少時持論已有識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于司馬光咨盡心行已之要光教之以誠自不妄語始光入相薦爲秘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太后擢爲右正言卒年七十有八安世儀狀魁頎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覩蓋縮慄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慴懾家居未常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

皆則象司馬光
既老名望益重

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

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

按史記魯哀公十一年丁巳孔子歸魯時年六十八矣序易傳等事即在是年故云幾七十也

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

〔易繫辭〕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泰卦彖〕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卦彖〕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進退存亡之道

〔易乾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

〔下商序〕詩者志之所之也昔孔子刪詩上取商下取魯凡三百一十一篇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

書以道政事

〔釋名〕書者書其時事也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今存五十八篇

禮以謹節文見季氏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廣雅誦說精講論也而已也

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太平寰宇記〕葉古應侯國〔四書釋地〕葉楚縣名故城距今河南省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卽此也〔酈道元水經注〕醴水東南流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於葉者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詳孰是楚惠王以封諸梁子號曰葉公城卽子高之故邑也〔莊子釋文〕葉公姓沈名諸梁楚語注左司馬沈尹戌之子荀子非相篇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左傳魯定公五年初吳師敗楚師于雍澨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子高終不正視魯哀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取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皆之期襲梁及霍哀十六年初太子建被讒出奔見殺于鄭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毋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子西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後白公與其黨石乞謀作亂殺子西子期而劫惠王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倖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間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曰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下死其亦夫有舊心猶將旌君以殉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王孫燕奔頹黃氏沈諸梁兼令尹司馬二事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于葉十七年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

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詔令尹有慊于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盡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無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而滅之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于其志葉公曰王于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十九年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

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第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戒伐悖亂於易禮論鬼神今曰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

則於三者必有訓戒於神亦祇論其理非徒語以惑人也按不語怪如夫子自言索隱行怪吾弗爲之是不語力如衛靈公問陳則曰未之學也子路問行三軍誰與則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是不語亂如孔文子訪攻太叔疾則不對命駕而行衛君待子爲政則曰必也正名是不語神如子路問事鬼神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奚遲問知則曰敬鬼神而遠之是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

宋世譜桓公子向氏聃向羅上距聃五世向羅子曰巢曰魋曰頑曰子車曰牛卽司馬牛也左傳魯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雙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魯哀公十二年宋向巢伐鄭鄭罕達圍宋師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遂取宋師于嵒以六邑爲虛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窫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窫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旣不能事君又

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向魋出于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　按司馬掌兵政之官虞夏以前以士師一官兼兵刑殷始有專官稱爲圻父酒誥圻父薄違是也周乃有大司馬小司馬之名以兵莫重于馬故以司馬名也書周官篇司馬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是也宋有六卿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　桓公名御說宋莊公之子

魋欲害孔子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

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恆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亡讀爲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

易繫辭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說文綱維紘繩也詩疏網者網之大繩書盤庚若網在綱爾雅釋水正絕流曰亂詩正義釣者以此有求于彼

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玉篇弋繳射也繳會繳射飛鳥也周禮夏官司弓矢增矢茀矢用諸弋射詩疏弋謂以繩繫矢而射也

宿宿鳥

洪氏曰孔子少貧賤詳太宰章爲蔡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詳孟子萬章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四書通馮氏曰大雅桑柔詩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

子曰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

（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一統志）互鄉在河南陳州商水縣（類考）二說不同沛在春秋時爲宋地商水乃陳地也夫子嘗過陳宋未知孰是（四書釋地）互鄉所在者甚多獨王伯厚引王無咎云亳州鹿邑縣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童子見孔子即其處前代因立互鄉將其城猶存）

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惡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

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

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謚法解〕容儀恭美曰昭　昭德有勞曰昭　聖聞周達曰昭

陳國名　詳先進　陳蔡章　司敗官名　即司寇也

〔左傳註〕陳楚名司寇爲司敗

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夏六月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九月卒立敬歸之子公子稠叔孫豹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今稠非嫡嗣且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爲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必爲季氏憂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知其不終也元年正月昭公即位五年公如晉臼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不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卹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請歸之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七年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啟彊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鬋者相好以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啟彊聞之見昭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貞備禦三隣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九月公至自楚十一年夏五月夫人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十二年秋如晉至河乃復取郵之役莒人愬於晉十三年秋晉侯會諸侯于平丘不見公魯人懼聽命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如晉晉侯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十六年春公在晉晉人止公夏公至自晉二十一年冬公如晉及河鼓叛晉

將伐鮮虞故酹公公還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自離姑過武城武城人取其師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及河有疾而復二十五年鸜鵒來巢師已曰異哉吾聞文王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鵒出房之鵒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初季公若獻乃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公退之九月戊戌伐季氏平子登臺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請待于沂上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郈孫曰必殺之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謂其衆曰有季氏與無子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戾曰然則救諸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孫于齊齊請致千社子家曰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昭子歸見平子將納公平子有異志二十六年春齊侯取鄆公至自齊處于鄆二十七年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于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賈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敢服壅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韓裏之三十一年晉侯欲以師納公召季孫季孫從習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人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簒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悉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忘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子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十二月公薨于乾侯

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

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

春秋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傳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史記吳世家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傳三世至曾孫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傳十四世至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通於中國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卒授弟餘祭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餘昧之子僚爲王十三年諸樊之子光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乃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使勇士專諸置匕首於魚炙之中以進食遂刺殺王僚光竟代立是爲吳王闔廬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吾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僚墓復位而待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與謀國事任孫武爲將軍乃伐楚伐越越戰勝攻取與伯名於諸侯十九年復伐越越因敗之姑蘇闔廬傷指而卒傳子夫差卒爲越所滅漢書地理志吳也斗分野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

韓詩外傳巫馬施與子路薪於韞匱之下陳之富人有虞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匱之上子路語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闞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子路心漸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耶使汝願者期宰單父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治必子賤亦嘗爲單父宰期因問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巫馬期事孔子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于畢詩不去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司敗揖而進之也

說文揖讓也一曰手著胷也六書故拱手上下左右之以相禮也禮表記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相助匿非曰黨

〔玉篇〕黨朋黨也〔荀子非相篇〕黨學者注〔親比也〕書洪範〔無偏無黨〕荀子强國篇〔不比周不朋黨宋王應麟曰漢黨錮以節義羣而不黨也唐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弊〕按此黨字之義庶盡

禮不娶同姓

禮大傳〔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下而戚單於上婚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陳澔集註〔殷人五世以後相與通婚故記者設問六世親盡婚姻可以通乎而答以世系相聯飲食綴屬雖百世之遠無通婚之事此周道所以爲至而人始異於禽獸者也〕坊記〔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白虎通姓名篇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曲禮曰買妾不知姓則卜之外屬小功以上亦不得娶也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

而魯與吳皆姬姓

按魯祖周公文王之子太王之曾孫吳祖太伯太王之長子故同姓姬

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詩陳風豈其娶妻必宋之子〕白虎通姓名篇禹姓姒氏祖以薏生殷姓子氏祖以元鳥子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論衡詰術篇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姒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爲子氏周履巨人跡而生則姓姬氏〕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

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

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蔡邕月令章句歌者樂之聲也山海經帝俊八子是始爲歌爾雅聲比於琴瑟曰歌徒歌曰謠亦謂之甥韓詩章句有章曲曰歌無章句曰謠禮樂記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歌聲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悅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

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之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

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目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宋史列傳晁說之字以道濟州鉅野人晁補之之從弟也少有異才以蔭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蘇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耶乃入謁軾下堂輓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才一時傳誦其文爲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罷官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

說文疾加曰病莊子逸篇孔子病子貢出卜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禱謂禱於鬼神

說文告事求福曰禱禱兩爲雩禱晴爲禜周禮春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

集註考證古木論語作讄說文所引是也其作誄者則哀死而述行以謚之之辭同音力軌反而義不同毛晃增韻讄與誄同孔融曰誄禱篇名說文累其事以求禱也禮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死之公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註云誄之爲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若今之行狀也又曰凡作謚者先刊其生平之實行故爲誄太史大喪遣之日讀誄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

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音祇之禮以佐王保邦國小宗伯若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

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

儀禮士喪禮既夕篇有疾疾者齊養者皆齊徹琴瑟疾病內外皆掃徹褻衣加新衣行禱于五祀

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

廣雅坦坦蕩蕩平也慼慼憂也

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

易繫詞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四書通

陳氏曰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三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和之極不可得而偏指也

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閒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享和三癸亥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